

護陵寢地勢最近。關係最重。零丁疲弱之卒。荒涼瘡痍之民。雖百計以綏之。尚恐一旦有變。民不可以守。兵不可與戰。廼以最可節省之往來迎送。重困疲之。大可痛也。夫京師德勝門外詣陵紅門路號九十。日可往回。官府從容。輿馬晨發。而午且至。况各衙門官員往者。各可自備輿夫。自備馬匹。而不必于中途更換者也。糧科燈籠自帶。無勞供億。僕從傘扇自隨。何用兵導。廼清明霜降二祭暨上陵文武衙門。卽雖未行牌至州。該州定于中途換馬。驛卒索錢貼夫。

武侯宿于州城。或餽送于陵上。或跪迎于道途。管軍各官馬兵前道張皇。苔應不勝苦楚。勞動飢疲。不忍見聞。在京官原無一毫之益。而在該鎮實受萬分之困。此最宜痛禁節省。以休息該鎮者也。乞勅兵部咨劄各衙門。除壽宮在工兵工二部堂屬等官同監視大臣科道督工內臣原係兵工二部自行協濟。暫減半應付外。其春祭秋祭一應上陵大臣內臣文武等官。凡往回夫馬供億器物。一一俱令自帶。毫與昌鎮無得干擾。督撫按臣仍行令該州及駐劄本鎮。

文武衙門前項趨承迎送通行禁革倘恭遇 聖駕幸謁例該防護接送仍須撫按量行協濟其隨駕內臣京官一例痛懲干擾并該鎮趨承凡有違者並令順天巡按與科道官訪劾一體究治若然則兵之疲弱得息肩之幸民之瘡痍有安枕之期由是而兵可選練民可完聚萬一警急可戒不虞 陵寢之環衛足壯而京師之肩背永安矣伏乞聖裁
根本要議有二

一節財裕國永庇兵民昔 成祖文皇帝時北虜馬

哈木王矣而阿魯台負恩復叛旋復納款封和寧王蓋醜虜犬羊也其性不可測而其款不可恃也 文皇帝有見于此惟重內修外攘惟念威敵以兵養兵以食經國裕財并井規制而尤以躬節儉爲本焉一日御順門裏衣敝袖納而復出侍臣掄語 文皇帝歎曰朕日雖十易新衣未嘗無但念昔 皇妣躬補故衣 皇考喜曰后居富貴勤儉此正可爲子孫法朕常守先訓無敢忘時有言山西出五色石者 文皇帝曰兵革災荒小民困苦今又可以此困之官府

求一物，卽百姓受一害矣。戶部尚書言白象食穀，文皇帝召御馬監官責之曰：爾輩坐食膏粱，豈知百姓艱難，如復敢爾，必誅不宥。孝宗敬皇帝念邊方多事，時有尚書馬文升奏言：虜在河套，乞將陝西絨褐內臣蚤取回京，以蘇困疲。敬皇帝曰：覽奏具見忠愛，都准行。劉大夏奏：光祿日辦糜費，敬皇帝惻然，下令裁減，歲省銀錢八十餘萬。大夏減修清寧宮軍夫，敬皇帝語閣臣劉健，謂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重，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敬皇帝忻然嘉納。

如大夏所裁。聖祖神宗聽諫愛人，節財裕國。至萬世而光史冊者，蓋如此。邇今府庫空矣，百姓困矣，公私竭矣。大司農憂歲出之常數，多于歲入者二百餘萬。大司馬憂各邊之年例，請給內帑者，歲每加增廿萬。蕭任牧不靖，遼東積歲兵連，貢市虜情難測。萬一疊有請給，誠不知計將安出矣。皇上法祖崇儉，聖性神明，節財裕國，臣下並當仰體。舉凡大臣言官，有以減織造疏者，有以減鍍金疏者，有以減買珠買金疏者，有以減油炭草料四火等銅及查盤內庫錢糧

疏者。此等題疏。無非忠愛我。皇上之至意。以後有請伏臯。皇上一一鑒採。俯賜施行。俾財用常節。國計常充。以給邊請。以奠民生。可以聚人。可以守位。四海兵民。舉沾被我。皇上聽言崇儉之休庇矣。伏乞聖裁。

二隆德運治。永綏皇祚。臣聞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昔我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元。德盛治隆。貽萬世祚。惟聖子神孫之踐祚者。務德與治加之意耳。夫心爲德治之本。學爲德治之資。

賢爲德治之輔。文皇帝嘗曰。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太極圖性理諸書。養心之說。多備載也。敬皇帝因張元禎進講。亟索太極圖以觀。且曰。天以開朕。先是楊守陳以堯舜危微精一允執厥中之言進。謂陛下得于內者。恐未能如堯舜之深也。敬皇帝極嘉納之。夫二聖悅于養心。以爲德治之本。蓋如此。至成祖命解縉進講章。御便殿閱書史。孝宗命程敏政早進講。尚書孟子。午進讀大學衍義。其汲汲于學問。以爲德政之資者。又若是也。

成祖論時政。謂小民恐有疾苦。邊鄙當嚴守備。夜則靜思熟計。旦則出與羣臣詳議。孝宗召大夏于便殿。曰。事有不可。每欲與卿商量。召劉健于西角門。曰。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爲處置。其惓惓于召見議政。以爲德治之輔者。又若是也。我皇上上法祖宗。留心德治。無事時常覺此心靜定。不見有喜怒好惡之偏。有事時常令此心安和。不有情慾躁妄之失。但覺有偏有失。稍一回思。凝攝諸念。自銷至經筵日講。皇上常御。而法官尤以誦讀爲常規。大臣言官。皇

上常親。而便殿日以召問爲樂事。臣昨陳保民裕國。曾以資誦覽勤召對獻。茲再附二言者。忠臣愛君。終乞聰聽。仰惟皇上採納。見諸行事。遠匹祖宗德治之美。近撫中夏外夷之安。有苗之干羽可來。越裳之重譯可至。而皇祚永綏于億萬禩矣。伏乞聖裁。

爲勲裔失教緩急乏人乞賜申飭舊制務敦預

養以責成世臣報效疏 預養勲裔

查得營內各官。並無年幼勲臣一員在營教習。大與臣昔巡視時事體不同。日晤督臣李言恭。尤切切以

勲裔失教爲念。先是臣每見兵部推一守備鎮守總督等欽。應用勲舊世臣者。節次以人才甚不多得爲憂。迺今益知勲舊之乏才。大由平日之失教。蓋文武人才。未有不儲養而得者。世祿之家。驕惰易生。儲養尤急。若不及早查復舊制。懇請嚴飭。又安望繼此得武勲之濟美。而朝廷有資于世臣之報效哉。曹瑋之韜略。雖不世生。而守備鎮守等之重任。亦不易稱。向使武經之不習。則毫髮之韜略。無聞禮教之不閑。則素性之驕惰。難化。古稱世祿舊家。宜敦素養。今者

祖宗明制。又何敢于背違也哉。查得 祖宗朝。凡見襲公侯伯。未曾任事者。及公侯伯應襲年十五以上者。俱送京營聽總協大臣教習弓馬策論。講讀武經七書百將等傳。春秋兩次。會同巡視科道考試。中有才器超卓者。會本奏薦。見襲者。推南北五府等缺。應襲則授錦衣衛勲衛。附記將材簿內。遇有將領員缺。並推。先年如靈璧湯世隆。懷寧孫世忠。彰武楊炳。伏羌毛登。泰寧陳良弼。則以見襲而薦用者也。嘉靖四十四年。如徐文璧。張元功。萬曆四年。如陳胤兆。九年

如徐廷輔俱授勳衛管紅盔將軍。則以應襲而薦用者也。有管營務充參遊佐擊。在嘉靖四十四年。則王應龍。四十五年。則王學詩。隆慶二年。則李言恭。衛國本是也。先後以任事名者。要皆不出教習經薦中也。數年以來。只因薦者多。不用用者。不由薦致勳臣一槩解體。俱不送營教習。彼誠謂教習而得薦也。且無推用之望。况教習而不薦也。又何苦受拘管之勞哉。不由教習。別路可推。遂視教習爲長物。而別求推用爲得計矣。臣查得巡視科道梁孟問等。題爲 國家

閒暇。乘時經理戎政。以壯遠猷。事內儲將材。一款。兵部覆奉欽依。凡公侯伯勳官年十六以上。三十五以下。通行查出送營讀書習射。可用者保薦錄用等因。廼今背違明旨。大失 祖宗深意。伏乞勅下兵部。中嚴舊制。見今秋操屆期。查照先今事理。責限公侯伯見襲未任事者。及應襲年十六以上。三十五以下者。除曾經教習保薦外。其餘俱限半月以裏。盡數查出送營。遵依 祖制。一一教習。凡教習中有才行實可錄用。年終會同科道特薦獨推。兵部于特薦者。見襲

卽推任事。應襲授勳衛。後並宜推用。慎勿遺棄。致懈人心。其原經科道官會薦有授勳衛未推用者。並應查出酌用。以風恬退。且示經薦必用之意。若經薦管事。年久無過者。並宜量移。倘一切未送京營者。本部切勿任以事權。以開別項覬覦。申飭之後。如尚有應送不送者。顯是驕惰自安。須薄罰祿米示懲。仍責必送。若然則武勳儲養有賴。將來緩急得人。席貂王之貴者。多抱韜略。以登庸。延帶礪之盟者。世篤忠貞。以爲報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七十二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編輯

陳子龍臥子

顧開雍偉南

盛翼進隣汝叅閱

吳翰林疏

疏

吳中行

因變陳言明大義以植綱常疏

元輔守制

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
工修省共圖消弭臣愚以草芥微軀荷蒙 皇上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養洪造思效涓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官守者能圖之臣寮所當刺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第卽今日之大者要者爲 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揆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 皇上眷倚則殷慰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稱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 皇上以受遺顧命之

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爲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卽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臣人匪躬之義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 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

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立言寬權似乎休賄人情臣連日見衰經之容，擗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爲悲哀者，人皆爲之酸楚，而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廟廊之上，且責之以紆謨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由賢者出。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之共仰元輔者，又不以其賢乎。賢者禮義之宗也。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己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者，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遜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

人然也。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不韙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里譚巷議乎。夫輿情未愜，革面無庸，而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遵教，用協丕式焉。或者非其理也。

元輔之爲賢輔弼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斯二語兢兢守之。勿之有墜焉耳。宰予短喪。孔子曰。予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則終喪者。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小吏。匪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卽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諍之後世。詎之。乃內閣二輔臣首題之疏。

方以計聞。遂以例請。亦謬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

○臺省○省○作○訣○詞○更○爲○風○節○掃○地○

疏實爲贅辭。尤昧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奪情者。正非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婉迂遲。不得已爲辭俸之請。又不得已俟大婚之期。臣竊有以諒其心焉。君之于臣。死生進退。惟其命而無所逃也。夫皇上無俞允之命。而屢瀆不止。則尤有所大不敢者。禮意隆渥。札諭諄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遇也。夫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然則所望以卹其私。

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况卹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心。而責效于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其身。而錫極于兆民。則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爲社稷爲生靈。而臣則謂皇上宥俯容之者。亦所以爲社稷爲生靈也。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召見大臣。益明習國家事。不以嗜欲漸開而懈心生。不以疆圉僅寧而侈心生。怠荒是戒。朝夕惟勤。將見聖德日盛。世道時雍。凡元輔所深望者。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虛位以

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上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給假營墓。竣事趨朝。暫往遙來。以副倚注。斯君恩親誼。子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矣。曩倫攸叙。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意順。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違聖意。必觸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卽爲隱默。亦匪瘝

曠顧不優游清華。而敢于干犯雷霆哉。然昭是非垂
勸戒亦史臣之職也。與其記述于簡冊。以彰穢示懲
孰若披陳于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無遺
議也。伏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擇。而垂神
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

沈 公集

沈思孝

遵祖制開言路以養士氣疏

開言路

臣待罪滁陽。近接邸報。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顧允

成等。因御史房寰連章極力攻詆。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海瑞。乃不勝感憤。共矢精白。為 皇上剖陳忠
佞。明辨是非。夫三臣之言。千萬人之公言也。 皇上
既洞察之。俯俞之矣。乃復以出位加罪。褫其衣冠。放
之田里。人心移惑。士氣銷靡。此邪正治忽所關。其幾
微。其害大。卒無一人為 皇上言者。臣受恩最深。圖
報靡所。若徒畏權阿世。不敢觸忌諱。而緘默。臣不忍
也。臣聞之。國家之患。莫大於壅蔽。人臣之罪。莫重於
依違。壅蔽則上下隔闕。而忠良沮。依違則朋比承望。

而是非淆。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實敷奏。又大明律一款。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執至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卽付所司施行。各衙門但有阻當者。鞫問明白。斬。又臥碑一款。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蓋臺省之官。專以言爲責。而諸衙門自職官。以至士庶。亦不以言爲禁。載在令甲。昭若日星。故民生利弊。時政得失。諫官言之。庶官亦得言。

之。大臣言之。小臣亦得言之。使天下無不當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而後聰明益啟。幽隱畢達。此祖宗之制。爲國家慮至深遠也。夫何一二年間。今日以建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加人之罪。且移文各衙門。譏察禁阻。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約束。教訓。夫約束。奔競等風。可也。而反約束。其讜言直諫。教訓忠良等語。可也。而反教訓。其箝口緘唇。此風一倡。其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而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而小臣又不許言。異日者。萬一有權

奸大孽。機密重情。皇上將何自而聞之。然則今所
 約束。所教訓。甚非社稷之利也。夫海瑞清節峻猷。廉
 頑激懦。皇上召之。缺畝之間。置之綱紀之地。舉一
 人以風四方。凡有血氣者。莫不頌。皇上明聖。顯忠
 旌直。與二帝三王同符。媲美也。律瑞以中庸之道。稍
 嫌其過。責瑞以通達之材。或非所長。然必有聖之時
 如仲尼者出焉。而後得以折衷之。裁成之耳。彼房寰
 者。邪鄙之夫。貪穢之行。醜顏師儒之任。大開賄賂之
 門。按閱乖謬。關節昭彰。東南已共見聞。非臣所宜指

摘者。大抵寰之與瑞。如薰蕕異臭。鴟鳳殊音。不可同
 日語。卽四海之衆。三尺之童。能辨之。而寰乃指正爲
 邪。變白爲黑。顯肆傾擠。略無忌憚。一疏不已。再疏必
 勝。此輿情所共憤。公論所大不平者。顧允成等始入
 仕籍。初受國恩。遂能明目張膽。披悃瀝誠於 皇上
 之前。其心忠。其辭直。况慰留海瑞。切責房寰。 皇上
 之旨。亦旣行。顧允成等之言矣。行其言而復罪其人。
行之。其建。自。而。治。出。位。之。罪。此。則。賞。四。失。宐。
 也。何哉。夫臣下之進言。與 皇上之聽言。但問其言
 之是非而已。如其非也。雖臺省宐罪。何可以其有言

皇明紀事本末 卷之一
責而曲貸也。如其是也。雖芻蕘空採。何可以其無言。職而加譴也。蓋盛世必廣求言之門。而本朝原無出位之禁。臣嘗歷稽掌故。正統間。歷事鄉舉士練綱。上中興要務。當時遂蒙俞旨。成化間。初選庶吉士鄒智。上祛邪直諫。後世因稱名臣。而觀政進士之建言者。如成化七年盧璣。以史事奏。成化二十二年。教毓元。以星變奏。及嘉靖初年。張璁以議禮具疏。凡此不遑縷數。皆進士之未授官者。竝未聞以出位加罪也。今用顧允成等之言。而故罪之。又因顧允成等之罪。而

禁之。未審於祖宗典章。國家禁例。果合乎否也。此臣之所以不容於無言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亦當蒙出位之罪哉。罪臣者。不曰喜事。則曰好名。然使舉朝俱不言事。斯世盡不顧名。將不知所底止矣。臣之喋喋。非敢有毫髮狗私。背公市恩。沽譽之念。天地神明。實鑒臨之。伏乞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宸斷。復顧允成等冠帶。仍照資序選用。務除壅蔽之習。亟反依違之風。庶人心不至邪僻。士氣不至頽靡。其有裨於邪正治忽之之机者。或不小也。臣無任激切隕越之

至。

三
目
系
十
級

卷之一

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七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彭 賓燕又 編輯

何 剛慤人參閱

張鳳盤文集

疏

張四維

乞申飭史職疏 史職

具官臣某等謹題為懇乞申飭史職以光新政事准
禮部行文該本部題覆翰林院編修張位奏前事議

照裁定史職、係閣臣題請、查照本官奏內事理、將一應合行事宜、詳行議擬、上請、題奉、欽依、行文到閣、臣等議得、國初設起居注、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簡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畧、卽如邇者纂修世宗皇帝穆宗皇帝實錄、臣等職在總裁、一切編纂事宜、俱遵先朝故事、不過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括成編、至於仗前注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

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訪輯、又恐失實、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矧我皇上以睿聖御極、光被四表、文明淵塞、超越古昔、善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闡盛美、垂法無極。所據申明史職、光復祖制、以備一代令典、在于今日、委不可缺、臣等祇奉明命、仰稽典憲、叅酌時宜、謹將一應合行事件、逐條詳列于後、伏乞宸斷、惠

賜施行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考禮儀定式。凡遇常朝。紀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

後。近上便于觀聽。是即古螭頭載筆之意。洪武二十

四年。定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克侍班官。是即古

隨仗入直紀事之意。合行修復。祖制。今後但遇常

朝御皇極門。用史官四員。列于東班稍上。各科給事

中之前。午朝御會極門。用史官二員。列於御座東稍

南。專一記注言動。其遇郊祀耕籍幸學大閱諸大典

禮。亦用史官四員侍班。隨眾紀錄。其召見臣下。若朝

堂公見。史官二員。如洪武儀。至于不時宣召及大臣

祕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對

大臣。自紀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經筵

日講諸臣。既皆史官。宜每日輪一人記注起居。不必

另用侍班。

○此○制○簡○便○可○行○

一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是以宋有諸司供報

史館之制。國初日曆之記。其制當亦如此。今宜查復

舊規。除內閣題稿。并所藏諭劄詔勅等項。臣等令兩

房官員錄送史館外。仍行令六部等衙門。凡論奏題覆疏上。卽錄副一通。其南京併在外衙門官員諸色人等所上章疏科抄到部。卽錄副一通。俱送閣轉發史館。紅本下科。該科具寫旨意揭帖一本送閣。轉發史館。至于欽天監天文占候。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開報。其錄副不必如副本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紙。高低以尺爲度。密行楷書疏爲一卷。不論疏數多寡。併用一封。筒釘緘送入。

一逐日紀載。所貴詳備。諸司章奏浩繁。須分曹並纂。方免遺失。所據直日史官。臣等擬每日輪日講官一員。專記起居兼錄御劄詔勅冊文等。及內閣題稿。留中章疏。其六曹章奏。選年深史官六員。分爲二班。人纂二曹。每月一代。其分曹之法。須以繁簡相配。吏禮六曹事務煩簡隨一戶刑一。兵工一。如其日繁簡頓殊。不妨通融協纂。

一今次紀錄。以皇上起居爲重。其他事務。亦以備異日之考求。俟後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有宣諭。直書聖語。御劄詔勅等項。備錄本文。若諸司奏報。一應事體除瑣屑無用。文義難通。

者稍加刪竄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如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

明白無致混淆其或章奏之外別有事蹟可垂勸戒

史官得以加意博采矣

者如果聞見真確亦許據實備書但不得輕聽訛言

有妨傳信

一東西十館原係史臣編校之所密邇朝堂紀述為便今次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直日史臣四員分居其中一起居二吏禮三戶刑四兵工除典守謄錄人隨役同供事外一應閑雜人等不許擅入其該館冷

月紅劄筆墨酒飯等項俱照纂修例分給

其書籍有此雜費食料以故事多因循附屬不聞

一國史古稱為金櫃石室之書蓋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月置一小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館編完草稿裝為七冊一

冊為起居附以諭札等項六冊為六曹事蹟俱于冊

列史官姓名以社挾私推委之弊

面明白開寫仍書年月史官姓名送臣等驗訖即入

小櫃標記封鎖歲終臣等題請令禮部都察院翰林

院掌印官公同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先用禮部

都察院翰林院印信標記封鎖臣等仍用文淵閣印

信標護之。永不開視。

一史館紀錄所用謄錄典守官吏。臣等擬將見在史館謄錄官。選取勤謹善書者四員。專謄祕密文字。行吏部。選撥善書貼吏十二名。專寫六曹章牘。撥當該吏四名。專管文冊。及朝夕啓閉館門。常川供事。

一自 皇上踐祚。今且三歷歲朝。茲者曠典修復。盛德大業。將來不患無述。其二年以前。言動起居。與夫諸大政令。皆諸臣耳目習所聞觀。相應追書謹錄。以補錄傳萬世。臣等擬令日講官。自每日輪記起居一員。仍

一時失記恐久而愈難輯載故欲及時

用一員史官三員。照前供事外。餘三員暫不更替。俱常川在館。將二年以前初政。并力編纂。務期詳贍。以光盛典。俟補完之日。方俱依前擬定規制行。

乞重修會典疏

重修會典

謹題為重修大明會典事。准禮部手本。該禮科給事中林景暘等具題前事。本部覆稱。我朝大明會典一書。即唐宋六典會要之遺意。以昭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成憲。至精至當。顧其為書。成於弘治之末年。至今代更四聖。歲踰六紀。典章法度。不無損益異同。其

條貫散見于簡冊卷牘之間。凡百有司。艱于考據。諸所援附。鮮有定畫。以致議論煩滋。法令數易。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甚非所以定國是而一人心也。嘉靖年間。世宗皇帝嘗命儒臣續修會典。自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二十八年而止。未經頒布。隆慶二年。都御史孫應鰲請彙集嘉靖事例。附入會典。今給事中林景暘等復申前請。委于政理有裨。合候實錄進呈畢日。另行題請開館。掄選儒臣分局纂修。仍先行文各該衙門。選委司屬。將節年題准見行事例。分類編

集。呈送堂上官。按勘明白。候開館之日。送入史館。以備采擇等因。萬曆二年五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照得 穆宗皇帝實錄進呈已久。世宗皇帝實錄。目今編纂已完。臣等刪潤功亦將畢。催督善寫。計歲終可以進呈。所有編纂諸臣。在館閒暇。前項欽奉明旨續修會典一節。委係昭揭 祖制齊一。法守重務。相應及時舉行。合候命下。容臣等查照弘治嘉靖年間事例。擇日開館。選官分局。作急纂輯。仍行文各該衙門。照依禮部題准事理。各將本衙門見行事例

委官編輯送館其一應合行事宜及合用官員職名容臣等陸續開具奏聞

書

與王鑑川論封貢第五書

封貢

夜役至領手教及疏揭知貢議有成說矣但李寧未歸猶慮老把都去就不定晦日之午得二十六日所發李寧稟帖不覺欣躍許疏議已發行矣疏中事體可謂曲當錢糧說破最善前後事體剖判極分曉事定後將前後疏議并諸案照及宣諭等劄依日月次

成一編刻而傳之不唯使天下知事之始末心之勞

悴且使嗣事者有所遵守也疏中所議貢期以聖節

為則名義甚正大但此事開端之始須為久遠計如

先帝聖節正在秋高馬壯之時亦足慮也甥意但令

二月為期三月後出邊永為定例其聖節但令四會

一人或二人各獻馬或五匹或十匹來賀餘小頭目

免行庶無後虞耳阿力哥似未可遣去前老酋亦留

丘富子足以相當但不知此夷其心去向何如須有

以牢籠之不論在彼在此不論和戰皆有以得其用

○貢期當今日○後○可○以○遵○行○秋○防○須○嚴○此○論○得○之

此人勸俺答孫來降者

為妙。老把都等夷使至，不知齋有番文，否來使必有說。幸不惜詳示，老把都既放，史大官兒子還可省諭。屬夷勿再偷彼馬。自生釁端，自議貢以來，且數月。近邊絕無抄犯。老酋不但守信義，亦見伊威令嚴，齊舅須申戒諸邊，不可見小貪得，失信于虜也。

與王鑑川論貢市第八書

貢市

部議既得旨，不允復留連數日，今晨始上。大要皆如舅議，唯貢使俱留邊。此亦極便士大夫中無見識人。者。此。邊。臣。欲。示。信。于。中。朝。也。然。其。入。朝。或。別。生。事。多。異。日。或。虜。由。居庸。入。犯。必。競。為。危。言。相。射。若。虜。使

所以欲令虜使入朝

絕不入，則曉曉者無所藉口矣。今早講筵中，內閣面

奏石老致詞，謂北虜請和，雖未可永保，但得一年，則有一年之便。臣等以為當許。皇上荅云：卿等議處

停當行，出而諸公俱欣欣相視，亦勝事也。此事今番大定矣，且免小人閒言，真是可喜，但甥頗有杞人之憂。今貢使有定額，錫封有定員，則禮部撫賞必有定則，即如昨因那吉賣馬得利，各帳物娘子，即紛紛來求討。將來之事，不可不謹慮預防，杜其端釁也。互市雖以入貢為期，或再本時說大交易，在入貢時，其時

常虜衆或三五來市，驗有俺答把都真正番文，亦許
 隨便與市。如此方妙。庶可久行。且無他虞耳。前見老
 把都與黃酋書，似皆有輕中國意。練兵勵馬，時不可
 忽。虜之畔盟，或五七年，或十數年，不可期。而我之防
 之當如在旦夕。庶有備無患。且可先事而伐其謀也。

與王鑑川論貢市第九書

貢市

昨晨得三日書，併俺把二酋來文，知老酋久待有不
 耐意。幸昨旨意早飯時即下矣。聖心爲此事甚切。前
 初二日部覆上時，令內使送至內閣傳旨云：此事

重大，疏內語多不能詳覽。卿等可仔細區處，雖多費
 些賞賜，也不妨觀。聖旨拳拳若此，而卿尹中絕無
 深誠念國者。真所謂獨使至尊憂社稷也。今日貢議
 之成，雖諸相贊翊斡旋，其實宸斷居多。可謂天幸。甥
 意可明，以此意告虜，說滿朝公卿，因爾節年犯邊，都
 不肯許封貢。皇帝說爾等犯邊，已申飭中外整兵

廟議不肯此意正須與虜知之使之倚
 重邊臣則事体得宜操縱在我

馬前來大閱，原要三五年間大行征伐。今爾等既知
 效順，果是真心，我爲天下主，南北百姓，都一樣愛惜。
 可且依他，封他官爵，許他通市。若是日久恭順，自有

重厚撫賞若或變心。那時再征伐他不難。傳示各邊不要懈了邊備。使諸酋畏威感德亦一機也。昨部覆已擬如開元例。市用廣鍋。旋復中變。甥與諸老言鍋是虜中日用所急。恐求之不已。况廣鍋京中甚多。或他物聽民自用。唯鍋官買與爲市禁。民私市可也。吉能一枝既附。老酋求封。恐不可獨遺。使虜失望。而部議漫無定執。此須舅相視機宜。曲爲之處也。天氣漸熱。虜且過大青山避暑。不知塞上待市有多少人馬。各鎮須選集武勇。嚴謹封守。以示有備。俺荅討二十

元寶一錠金。老酋之意。以趙全等換伊孫。今縛數逆。以此相抵也。况所縛諸逆皆瑣細不足枚數。如此板○此○雖○非○制○虜○大○畧○要○以○惜○費○省○事○爲○較○便○耳○升萬衆。竭中國之力不足致之矣。不如明示不用則

虜技窮矣。若送至反難處也。老把都頗有跳梁。此虜恃其兵力。不肯甘心不捨。以屬夷爲事端。或秋來欲糾土蠻侵薊耳。須善偵之。傳諭宣鎮諸將。無生釁隙。使得執以爲詞。候天祿再不遣至。亦可疑也。再待封貢後。看虜情的向前疏陳。常差二通夜在渠營中。渠肯容否。把都情狀亦須爲老酋一言。使之諭解。仍嚴

禁史車二會。勿使復作梗也。貢使留鎮城。只說內裏
 熱。恐伊不服水土生病。貢期向後須為活便。方可久
 長。并廣鍋及諸未盡事宜。舅可急上一疏。以應明旨。
 悉心區畫。務求穩便可也。今通好之始。須預定規制。
 恐戎心無厭。後來肆其貪求。與之則費不貲而財難
 繼。不與則棄前好而生後怨矣。

與王鑑川論貢市第十書

貢市

封貢 旨意既下。部咨聞已發行矣。求封通貢夷使
 即須放入邊。但吉能之使。又煩區畫耳。側聞近因夷

夏通好。右衛大同城中。都有夷人往來買貨。公明出
 入。此須為禁止。凡夷使須有各會真正番文。當官驗
 明。方許入城。方關防可施。不然反側之地。驕宗降虜。
 乘隙鼓煽。恐生他虞耳。又開市一節。眾議闕然。多謂
 不可。今雖處分已定。尚嘖嘖私議。固是見識短淺。亦
 因先年隨市隨搶。故多疑懼。今作事之始。最宜慎重。
 務求十分停妥。商夷兩便。如夷人不利。將決裂而去。
 不顧後來。或華人不。利。將怨謗橫生。訛言且起矣。甥
 意虜馬來多。商貨必不能給。須官為區畫。或將該領

此○兩○者○皆○足○敗○事○調○劑○

○為○難○

馬官軍預給以價。使入市收買。或預處物貨以給。屬
 求務使夷遂所欲。民不知擾。但不可行鎮巡區處。鎮
 巡必行各道各叅遊。各道行之州縣。叅遊行之部伍。
 其勢必至于坐派坐派一出。公差人役。抑勒需索。侵
 隱誑騙之弊。百孔而出。必槩鎮人心。騷動矣。此不可
 不預防也。但當三令五申。示以交易之利。臨市防範。
 須示以可恃。令之無恐。果夷遂所求。商得厚利。即不
 論來歲風聲一傳。四外人必爭赴矣。如此則異論可
 息。和議可久。俺酋似已歸心于舅。或終無它虞。黃把

二酋既得官號撫賞。又獲通市之利。必亦且顧戀不
 輕易割捨。在我尤須時嚴修守。練簡卒伍。奮揚威略。
 先事以懾其心。杜其狂心。與驕態。果行之數年。愈久
 而人愈趨之。如遼東開元將永為中國利矣。

復邵梅墩論河漕

河漕

承示河淮遷變之詳。及所為弭患通漕之方。晰如指
 掌。夫關崔鎮口以利黃水。就故道入海之勢。挑清河
 口。令淮趨草灣。而復建閘清河之北。挽淮合河。此殆
 今日石畫。必不可易者。第淮水既以清口高壅。回注

山陽高寶灌浸新堤。則淮揚民患極矣。何不卽濬清口。而吳公南尋入江之道。必有說也。僕考黃河初時。上流多分支派。故下流不甚遷徙。自嘉靖中年。支流淤塞。全河下注。乃無歲不遷徙。然彼時不唯不疏濬。支流反從而築堰障之。惟恐復循故道者。以二洪得全河。其通漕反利耳。今二洪且壅。欲河循故道而入海。若不開上流支派。將歲無寧期。且渦口近祖陵。誠不可輕議。若趙皮寨孫家渡諸處。疏其一二。故渠使伏秋水漲。猛勢有所分洩。庶下流安便。不然。總關閘。崔鎮口。數百丈。恐其湍怒未易馴也。夫事當變遷。營求之始。不厭爲謀深遠。唯高賢爲國忠慮。則異日利賴無已極矣。

與吳自湖論河復清口

河漕

辱劄諭。兼示河議。俱領至教。昨歲公原議欲還河故道。冀紓淮安患耳。清河以北。建閘引淮。則爲漕道計也。彼時正慮役巨費夥。措手不易。今河自歸故道。淮自清口出。下流仍與河合。卽漕舟稍紆曲。然比之啓閉閘壩。省力多矣。民患國計。兩得其便。良有天助。當

嘉靖末漕臣亦常建議謂全河南注溢入清口恐淤墊漸高淮水不出擬築堤障清口引淮東行自七里店入河正慮近日之患今河淮之合復在清口東乃昔人所欲不惜工力從事者也此時伏秋發水期已過河淮安流則高寶湖水必漸稍減堤工行見奏績耳賢者獨勞北山所以與刺然公之茂猷嘉績則固聖心簡在久矣

復高鳳渚

亭障徭賦

再承臺札諄諄以亭障未繕徭賦不均為言

毅然

圖所以固封守甦罷察之策極知臺下為山右安攘計至深遠矣無任欣戴先朝以大同外障三關不以邊論故防守殊略自正德嘉靖來三關日多事矣顧司封者卒卒謀目前不遠慮力亦不及時亦不暇也自虜款塞來廟堂汲汲申飭繕塞練武為未雨桑土計且遣大臣閱視至再其言三關修守詳矣乃不知猶疎廢若此夫隱痼之疾惟盧扁能知人情偷安稍勞之必生怨故前人多捱日自釋以去今臺下疲若已病欲以療之須自其要且衝者先從事焉尤必糧

凡事因循其弊皆坐此也

徹。故虜患絕少。近日樹木砍伐淨盡。遂無限隔耳。故計莫如種樹。樹之速成。又莫如榆柳。僕因悟古人榆塞柳塞之有由也。然種樹與築牆不同。築牆須密齊。接續不可出入。若種樹則但視土之宜木處多種之。初雖斷續久之成林自然深厚相接。蓋取效不在一二年間也。

復邢知吾

河池鹽法

在前池鹽不結。即將鹽課查豁。嘉靖七八年間。有鹽院題疏可驗。於時部覆宣大歲額。發帑金補之。隆慶

間池鹽不生。鹽院具奏。以帑藏空竭而邊供甚棘。本

此法既

以困商

又將使

蓋課自此

月耗。

部乃創為預責商辦待池鹽盛生補給之說。迄今為

河東大害環中條數百里間富家無故破產者十室

九矣。其實非法也。茲承明臺惻然動念。祈免逋課八

萬固為諸商大幸。若求長便。則帑金縱不能補發。或

如丘文莊所議。解鹽不生。將河南汝南等處用解鹽

補實為兩益

通融行益地分多少相

引暫行淮鹽。河北開封等處用解鹽。引暫行長蘆鹽。

陝西等處用解鹽。引暫行靈州鹽。令三處解銀河東

運司充課。待鹽生復舊。此亦通變一術也。今歲鹽花。

未知此時何如。商困既極。若將來仍責預辦。不惟理有不通。即力亦不敷。而勢亦不行矣。

復戚南塘

浙兵

將軍智略輻輳。為國虎臣。譬則干將莫邪。水剗蛟螭。陸斬犀象。無不迎刃解者。南北奚擇焉。第曩時海上百勝之聲。著聞天下。比借重薊左。虜畏威不敢輕犯。塞既無所試其長技。而賢者所在。傍觀者又多責備焉。此與將軍無損亦不足介懷也。然古稱師克在和。建闢北門而優厚南卒此軍中所以有後言也然今南兵去家萬里。遠戍茲土。勢不得不加厚。聞卒乘

問煩嘖嘖以不均生怨心此當有以懷輯之耳昔高

歡用鮮卑兵建績衣食倍于漢士其初相怨望甚而
歡能開諭和諧之故卒無它虞今將軍開闢北門。凡在統馭。均其子弟。亦奚有南北之辨。要在辦集疆事而已。故願善處乎此。而銷其不平。即煩言無足恤也。

復郭環一

松潘虜情

承示松潘虜情。伐謀之策。臺下必有雄略。豈章句生所能遙度。但北虜耐寒。四時衣旃裘。西南山險林密。水草沮洳。或非其馳驅所便。以愚度境外諸番為所